

新譯

川端康成

作品

竺祖慈
譯

こ
と
古
都

せ
ん
ば
づ
る
千
羽
鶴

山頂文化

目錄

冬之花	190
深秋裏的姐妹	173
青松	145
秋色	120
祇園祭	94
北山杉	70
和服街	47
尼庵與格子門	23
春花	3
古都	1
譯序	i

《千羽鶴》及其續篇——代譯後記	435
波千鳥——續千羽鶴	351
雙星	318
母親的口紅	292
志野彩陶	272
林中夕陽	247
千羽鶴	215
千羽鶴	213

譯序

這套「新譯川端康成作品」收有《伊豆舞娘》《雪國》《千羽鶴》《舞姬》《古都》《睡美人》《湖》《美麗與哀愁》等八部小說，以中、長篇為主，也包括《伊豆舞娘》這樣的短篇。

川端康成研究界普遍認為川端的小說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個階段包括整個戰爭時期，第三個階段為戰後時期。這套系列應涵蓋這三個階段的作品，這是我們選譯的一個重要考量，因而有了第一時期的《伊豆舞娘》；第二時期的《雪國》和第三時期的《千羽鶴》《舞姬》《古都》《睡美人》《湖》《美麗與哀愁》。

《伊豆舞娘》是被公認的川端成名作，儘管是不是他的處女作有過一些不同說法，因為在《伊豆舞娘》首次發表（一九二六年）以前，川端就發表了《招魂祭一景》（一九二一年）和《十六歲的日記》（一九二五年）等作品，川端本人關於自己處女作的問題有過這樣的說法：「按發表順序，處女作也許是《招魂祭一景》，它是在上大學翌年春天發表在《新思潮》同人雜誌第2號上。」《伊豆舞娘》這篇作品在發表之前幾年就寫好了，大概是在唸大學預科還是剛入大學那年寫好的吧……當時並未打算發表，後來只是把關於巡演藝人的部分重寫了，所以說《伊豆舞娘》也可算是我的處女作吧。」譯者認為，僅以小說元素的完整性來說，那兩部作品都無法跟《伊豆舞娘》相比，更遑論其他文學要素的比較了，因此《伊豆舞娘》問世不久，就被文部省

選入中學教科書，並被日本文學界公認為川端文學的里程碑式作品。這部短篇小說至今已被六次搬上銀幕，六次被改編成電視劇，田中絹代、美空雲雀、吉永小百合、山口百惠等著名女星先後出演作品中阿薰一角。伊豆半島也因這部短篇小說而成為旅遊勝地，並建有各種與這篇小說有關的塑像和紀念碑。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以《雪國》《古都》《千羽鶴》三部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但評委會主席奧斯特林在授獎辭中首先提到的卻是《伊豆舞娘》：「川端初次發表了一舉成名、謳歌青春的短篇小說《伊豆舞娘》……這個主題猶如一首悲涼的民謠，反覆吟詠，在川端先生後來的作品中也一再改頭換面地出現。這些作品揭示了作家本人的價值，川端先生因而逐漸超越日本的國境而在遙遠的海外博得名望。」近年，這篇小說還被收進了中國中學語文教科書，僅此也足以佐證奧斯特林的評價，所以撇開不算「處女作」的爭議不論，《伊豆舞娘》作為川端先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應是當之無愧的，這是我們選譯此作的主要理由。

川端小說創作的第二時期正處戰時，有影響的作品不算多，《雪國》就尤顯突出。這部作品從一九三四年底動筆創作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止，以相對獨立的短篇形式斷斷續續地在多家雜誌上發表，並於一九三七年六月由創元社彙集出版單行本，第一次冠以《雪國》的書名，川端卻覺得故事開頭與結尾呼應不好，又多次到故事的背景地越後湯澤取材，並閱讀了《北越雪譜》之類有關北國雪鄉的書籍，獲得了更多素材，相隔三年半後又續寫兩章，分別於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在不同的雜誌上發表，戰後又將這兩章做了重大修改後在雜誌上發表，並於一九四八年由創元社另出了《雪國》定稿本，也就是說這部八萬多字的作品的最後完成足足花

了十四年的工夫，無論在川端本人的創作史還是在日本文學的創作史上，這都屬空前之例。如果說《伊豆舞娘》是川端先生的成名作，為其在日本文壇的地位打下堅實的基礎，那麼《雪國》就達到了他自己的藝術高峰，令他日後蜚聲世界。《雪國》是外文版本最多的一部川端作品，乃至有人認為《雪國》「明確地體現了日本美的傳統，其代表日本文學走向世界是最合適的」，「川端是《雪國》的作家，為了《雪國》，川端可以失去其他作品」。《雪國》也多次被搬上銀幕，著名女星岸惠子和岩下志麻先後出演過駒子一角，著名男星高橋一生則出演過島村。綜上所

述，《雪國》無疑是這套作品系列中不可或缺的重頭戲。

作為川端小說創作的最後階段，戰後時期是其佳作迭出的創作高峰，對這個時期作品的遴選則成為一個既易又難的課題。《千羽鶴》和《古都》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在這套系列中自然不可闕如。這兩部作品提供給讀者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和印象，《古都》中無論是千重子和苗子之間的姐妹親情還是秀男與兩姐妹之間的愛情以及千重子與真一、龍助之間的關係都是純潔無垢的，全書的格調也清新美好，令人感受到一種對新生活的嚮往和追求。而《千羽鶴》則呈現一種頹唐的基本格調，菊治與太田母女之間的畸戀充滿了不倫的氣息，乃至他與書中唯一潔淨無瑕的人物雪子之間的婚姻生活也擺脫不了這種陰影的影響。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把這兩部基調迥異的作品一同作為獲獎作品，應該是由於它們都充分地體現了「作者的卓越才能……纖細而敏銳的觀察力和編織故事的巧妙而神奇的能力」（奧斯特林主席授獎辭）。

《舞姬》是川端在戰後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民主思想和反戰思想表

現得比較充分的代表作，書中夫妻子女之間在婚姻、愛情與生活問題方面的抵牾和衝突，表現了戰後追求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日本女性對人生道路的積極探索，並借助書中人物高男的嘴指出個人和家庭悲劇都是「時代的不安造成的」，從而暗示故事中的悲劇其實就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衝突造成戰後日本社會面臨分裂這一現狀的縮影。書中還通過戰後日本社會種種貧困、凋敝等淒涼景象的白描圖像加深了作品的反戰色彩。從這個意義來說，《舞姬》在川端的戰後作品中應該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男女情愛是川端小說重要題材，如果說他早期作品主要寫的是少年純潔的愛情萌動，晚期作品中則除了《古都》和《舞姬》之外，中長篇小說大多基調頹唐，儘管藝術上爐火純青，但所寫多為悖倫乃至變態的性愛，雖然筆調曲致，多以心理描寫為主而罕涉性行為細節，但情緒大多頹廢而虛無，《千羽鶴》自不待說，本套系列所選《睡美人》《湖》《美麗與哀愁》也是此類作品的代表，誠如著名日本文學研究家葉渭渠先生在《冷豔文士川端康成傳》中所言：「所以他的這幾部小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描寫傳統道德、觀念、理性乃至於生命自然的規律對於情慾的壓抑……以發現人的天性、人的本能的東西，所以作家寫異常情慾，『縱使放蕩，心靈也不應是齷齪的』（井原西鶴語）。他在為精神戀愛說教時，也還是把筆墨灌注在人的性心理活動上，寫性生理要求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川端晚期作品中屬於此類的還有《山音》和《一隻手臂》，前者與《千羽鶴》相似，後者與《睡美人》相似，且中譯本相對較多，而《湖》和《美麗與哀愁》則各有獨特之處，且中譯本較少，於是我們收進這套系列，希望與《千羽鶴》和《睡

美人》一起，讓讀者對川端晚期作品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

川端先生的短篇小說《伊豆の踊り子》，除二十世紀大陸改革開放後最早出現的侍桁先生譯本譯作《伊豆的歌女》，其他譯本多譯為《伊豆舞女》。日本權威辭書《廣辭苑》對「踊り子」一詞的主要釋義是「跳舞的少女」或「以跳舞為職業的少女或舞者」，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日漢大辭典》的釋義是「跳舞的少女」或「舞女、舞蹈演員；以西方舞蹈為職業的女子」。從這篇小說的內容來看，顯然「跳舞的少女」這條釋義與作品人物的身份和形象最為貼切，但語感較贅，似不大適用於題目及對應的正文部分，而《現代漢語詞典》對「舞女」一詞的釋義——「以伴人跳舞為職業的女子，一般受舞場雇用」——與此篇人物的形象、身份都有明顯的錯位。此次譯者考慮再三，決定將題目譯作《伊豆舞娘》，希望能與書中阿薰的形象更貼切一些。

面對之前已有的眾多川端作品譯本，我們此次重譯所持態度一是謙謹認真，二是努力提供一些新的東西。除了上述在選目方面的種種考量之外，在譯文方面一是在語言風格方面努力貼近川端原作的平實、凝練和內斂；二是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努力糾正前譯因種種條件限制而存在的問題甚至謬誤，例如《古都》中關於祇園祭等京都市民俗活動方面的種種細節，若非身歷其境，僅憑辭典之類的工具書是很難準確逐譯的，一些流行較廣的譯本在這方面就存在一些明顯「想當然」的誤譯，我們在翻譯時充分利用當今互聯網帶來的資訊便利，查閱了大量日本方面的文字乃至視頻和圖片資料，弄清每個辭書中查不到的詞彙、場景的準確涵義，庶幾避免前譯之誤。《古都》《千羽鶴》中有大量關於日本特色文化、器物、物產、食物的描寫，我

們儘量在正文中保留其原來的漢字名稱，再以腳註的形式解釋其具體內容，若日文原本是以假名形式表示，我們則在正文中譯以相應的中文名稱，再儘量在腳註中寫出其日文假名名稱，這兩種方式都便於讀者今後在日本旅行見到這些事物的日文名稱時，不管它們是以漢字或假名形式出現，都能直接想到它們的具體內容。我們的《古都》譯本中共有腳註一百三十餘條，庶幾不負作品中大量京都風物描寫所涵川端先生的一番苦心。

竺祖慈 葉宗敏 於二〇二三年七月

古
都



春花

千重子發現老楓樹樹幹開出了紫花地丁。

「啊，今年又開花了！」千重子與春天的溫馨重逢。

對於城裏的狹窄庭院來說，這棵楓樹着實算是大樹，樹幹比千重子的腰圍還粗，當然，這遍佈青苔的樹幹因它衰朽粗糙的肌膚，而無以與千重子青春的身軀相比。

楓樹樹幹在約莫千重子的齊腰處有點右斜，到了高過千重子頭部處則明顯向右彎曲，彎曲處生出了很多樹枝，君臨着整個庭院，長長的枝梢因重力而略略下垂。

在彎曲處下方的樹幹上有兩個癟陷，癟陷處各長着一株紫花地丁，每至春季就會掛花。自千重子記事起，這樹上的兩株紫花地丁就有了。

上下兩株紫花地丁相距約一尺，千重子成年後有時會想：「上下兩株紫花地丁會見面嗎？它們互相認識嗎？」花的「相見」和「相識」是怎麼一回事呢？

花開三朵，最多就是五朵，每年春天也就僅此而已。儘管這樣，樹上小小的癟陷處逢春便萌芽、掛花，千重子在走廊上從樹幹的根部往上看，有時會為樹上紫花地丁的「生命」所動，有時又會生出一種「孤獨」的惆悵。

「在這樣的地方生長並存續……」

來店的客人誇讚楓樹的美好，卻幾乎無人注意到樹上紫花地丁的開放。長着肌肉疙瘩的老幹，青苔直鋪高處，更添幾分威嚴和雅致，於是，寄生於此的小小紫花地丁之類的就難以入目了。

但是蝴蝶解情。千重子看到紫花地丁開花的時候，在庭院低飛的一小群白蝶從楓樹樹幹飛近紫花地丁，在楓樹萌發一些紅色小嫩芽的時候，蝶群飛舞時的那片白色越發好看。兩株紫花地丁的葉和花，給楓樹幹上的新苔投去一層朦朧的陰影。

這是一個淡雲密佈的和煦春日。

千重子坐在走廊上，看着楓樹樹幹上的紫花地丁，直到白蝶群飛走。

「今年這裏的花又重開了，真好呀！」她想輕聲對它們說。

紫花地丁的下方，楓樹的樹根處立着一個舊燈籠，千重子的父親曾經告訴她，燈籠腿上雕刻的立像是基督。

「這不是聖母瑪利亞嗎？」當時千重子說，「我見過一尊大的，跟北野¹天滿宮²裏的神像很像。」

1 北野：位於京都市區西北部上京區。

2 天滿宮：供奉天滿天神的神社。北野天滿宮亦稱北野神社。

「這是基督，」父親語氣肯定，「手中沒抱嬰兒。」

「啊，真是的……」千重子點頭，然後又問，「咱家祖上有基督教徒嗎？」

「沒有。這燈籠大概是造園師或者石匠拿來放在這裏的吧，不是甚麼稀罕的燈籠。」

這個基督燈籠可能是從前基督教被禁制的時期打造的，石質粗糙鬆脆，浮雕被百年風雨侵蝕，只能大致分辨得出頭、身、足的形狀，也許雕工本就簡單，袖子長及下襠，只有胳膊一帶微微膨出，略似雙手合十，卻又看不清楚，但感覺有異於佛像或地藏菩薩像。

這燈籠從前也許是作為一種信仰的象徵，或昔日異國風情的裝飾，如今卻因其古舊而被置於千重子家店舖庭院的楓樹古木的樹根處，若有客人把目光停留在其上，父親便會說是「基督像」，可是那些做生意的客人中鮮有人會留意大楓樹下不起眼的燈籠之類，即使看到了，也覺得庭院裏有一兩盞燈籠是常事，不會去多看兩眼。

千重子把盯在樹上紫花地丁上的目光落到基督身上。她雖未上過教會學校，卻因喜歡英語，常去教堂，也讀過聖經的新約和舊約，可是總覺得為這古舊的燈籠獻花、點燭好像不大合適。燈籠上並無一處雕有十字架。

基督像上方的紫花地丁，讓她覺得像是聖母的心。千重子的目光又從基督燈籠再一次上移到紫花地丁。這時，她突然想起了養在古丹波³壺中的金鐘兒。

3 丹波：日本的舊國名。

千重子開始餵養金鐘兒，遠遠晚於她發現老楓樹上的紫花地丁，一共只有四五個年頭。她在高中同學家的客廳聽見那蟲叫個不停，便討了幾隻來養。

「關在壺裏，實在是可憐。」千重子雖這麼說，卻還是養在了壺中，因為同學回答她說畢竟強過死掉。據說甚至有寺廟餵養很多，專賣蟲卵。同好者似乎也不少。

千重子的金鐘兒越養越多，已裝了兩個古丹波壺，每年準在七月一日左右從卵中孵出幼蟲，八月中旬左右就開始鳴叫了。

但是，在狹小黑暗的壺中出生、鳴叫、產卵、死去，卻因可以繁衍存續，也許當然就強過養在籠中一代而終其短暫的生命。這真可謂壺中一生，壺中天地。

千重子也知道，「壺中天地」是中國的老話。那壺中有金殿玉樓，滿是美酒和山珍海味。壺中就是遠離俗世的另一個世界和仙境。這是眾多仙人傳說中的一種。

可是，那些金鐘兒當然不是因為厭棄浮世而入壺中，牠們或許並不知道自己身處壺中，於是就這樣度過過自己的一生。

金鐘兒讓千重子最吃驚的是，有時如果不在壺中放進外來的雄蟲，那麼同一壺中的金鐘兒生下的後代就會又小又弱，這是因為反覆近親婚配的緣故。為了避免這種情況，金鐘兒的同好者間有交換雄蟲的習慣。

眼下是春天，而非餵養金鐘兒的秋天，千重子卻由楓樹樹幹癟凹處今年又開的紫花地丁

聯想到壺中的金鐘兒，兩者並非毫不相干。

金鐘兒是千重子放進壺中的，而紫花地丁是如何來到如此逼仄之處的呢？紫花已開，金鐘兒今年也會出生、鳴叫的吧？

「那是自然的生命……？」

春日的微風戲弄着千重子的頭髮，她把頭髮攏到一側耳邊，腦海中拿自己與紫花地丁和金鐘兒做着對比：

「我自己呢……？」

在這自然萬物生機勃勃的春日中，只有千重子一人看着這小小的紫花。

店裏傳來了開中飯的動靜。

千重子有個賞櫻的約會，此時也該去打扮一下了。

昨天，水木真一給千重子來電話，約她去平安神宮⁴賞櫻。真一朋友的學生在神苑的門口當半個月的檢票員，真一從他那裏聽說現在正是櫻花盛期。

「真像是讓他替我們盯着，沒有比這再可靠的消息了。」真一低聲笑着。他低聲笑時很

4 平安神宮：位於京都左京區，供奉桓武天皇和孝明天皇。

好看。

「我們也會被他盯着嗎？」千重子問。

「那傢伙不是看門的嗎？誰都得從他眼前經過呀。」真一又笑了一下，「不過，你要是不願意，咱們可以分頭進去，然後在庭院中的櫻花樹下會合。那櫻花即使自己一個人看，也是怎麼都看不厭的。」

「既然如此，你何不一個人去看好了？」

「那也無妨，不過，今晚若是一場大雨，櫻花落盡，我可不負責喲。」

「我可以去看落花風情。」

「被雨打落凋零的櫻花能算落花風情嗎？所謂落花，應該是……」

「你真壞。」

「到底誰才是……？」

千重子挑了一件不起眼的和服穿上，出了家門。

平安神宮也以「時代祭」知名，於明治二十八（一八九五）年，為了紀念千年前定都京都的桓武天皇而建，所以神社的各種建築不算古舊，只是神門和外拜殿據說是仿了平安京的應天門和大極殿，也有右近的橋和左近的櫻⁵之類。昭和十三（一九三八）年，把遷都東京之前的

5 日本皇宮紫宸殿台階右側種橘，左側種櫻，分別由右近衛府和左近衛府管理，故名「右近橘」和「左近櫻」。

孝明天皇也供奉在此。常有神前婚禮在此舉辦。

最給神苑增色的是紅垂枝櫻群，如今可謂「除此無以代表京都之春了」。

一進神苑之門，滿眼的紅垂枝櫻花色便綻放在千重子的整個心底，令她佇足凝望，發出「今年又與京都之春相會」的感歎。

但她又想着真一在何處等她，會不會還沒來到，於是走出櫻花樹叢，打算找到真一後再賞花。

樹下的草坪上，真一正躺在那裏，十指交叉墊在腦後，兩眼緊閉。

千重子沒想到真一會躺着，心中便有不悅。這畢竟是在等候一個年輕的姑娘。與其說讓她覺得難看丟人，不如說是因為她討厭真一的這種睡姿。在千重子的生活中，很少見到男人的睡姿。

在大學校園的草地上，真一大概常與同學一起枕肘仰天、舒展四肢、談笑風生，眼前只不過是用了同樣的姿勢而已。

而且，真一旁邊有四五個老婆婆，把飯盒攤在地上，悠閒地說着話。難道真一是覺得她們可親而在旁邊坐下，不知不覺就躺倒了？

想到這，千重子想笑，卻反而紅了臉。她沒有去喚起真一，只是站在那裏，而且產生了離去的念頭……千重子從未見過男人的睡顏。

真一規規矩矩地穿着學生服，頭髮也梳得整整齊齊，長長的睫毛合攏着，一副少年模樣，千重子卻還是難以正視他的形象。

「千重子！」真一叫了一聲後站了起來，千重子立時心頭火起：

「睡在這種地方不嫌難看嗎？經過的人都看到你的樣子了。」

「我沒睡着，你剛來時我就知道了。」

「你真壞！」

「我若不叫你，你準備怎樣？」

「你是看到我才裝睡的吧？」

「我在想：『進來的那個姑娘樣子多幸福呀！』於是就有點感傷，頭也有點疼了……」

「說我？我幸福……？」

「……」

「頭還疼嗎？」

「不，已經好了。」

「臉色像是不好呀。」

「不，已經沒事了。」

「真像寶刀呢。」

偶爾有人會把真一的臉比作寶刀，出自千重子之口卻是第一次。

真一被這麼比喻時，心中總是燃起一股激情。

「寶刀不殺人，此處是花下。」真一說着笑了。

千重子上了個小坡，返回迴廊的入口方向。真一也離開草坪跟了過來。

「我想把這裏的櫻花全都看一遍。」

往西側迴廊入口一站，紅垂枝櫻的花叢頓時將人帶入春天。這裏就是春天，連低垂的根根細枝枝梢，都是朵朵相接的八重紅櫻。這樣的櫻花林中，與其說花在樹上，莫若說是花壓枝頭。

「在這裏我最喜歡這種花。」千重子說着，把真一領到迴廊往出口去的一處。那裏有一棵櫻花樹，花枝鋪展得特別開闊。真一也在樹邊站下欣賞這樹的櫻花，說道：

「如果細看，還真具有女性特點。無論垂枝還是櫻花，確實都顯得柔和豐潤……」
八重櫻的紅色中還帶着一層若有若無的紫色。

「一直沒留意到它竟如此女性化，無論顏色、風韻，還是它的嬌豔潤澤，莫不如此。」真一又說。

兩人離開這株櫻樹，向池塘方向走去。路的變窄處放着長凳，上鋪深紅毛氈，遊客坐着喝着淡茶。

「千重子，千重子！」有人在叫。微暗的樹叢中有家名為「澄心亭」的茶室，身穿長袖和服

的真砂子從裏面出來，「千重子，來搭個手好嗎？我累了，在給師傅的茶席幫忙。」

「我這副打扮，只能幹點水屋⁶的活了。」千重子進了茶室。

「沒關係，就在水屋……反正咱們是在水屋把茶沏好再端出去給客人的。」

「我還有同伴呢。」

真砂子這才注意到真一，便對千重子附耳低語：

「未婚夫？」

千重子輕輕搖頭。

「男朋友？」

還是搖頭。

真一背轉身走開。

「那就一起參加茶席吧，現在還有空位呢。」

千重子拒絕了真砂子的邀請，跟在真一後面說：

「那是我的茶道朋友，漂亮吧？」

「姿色平平。」

6 水屋：茶室附設的廚房，用於整理和清洗茶具。

「哎呀，別讓她聽見了。」

千重子對站着目送他倆的真砂子用眼神打了個招呼。

穿過茶室坡下的小路有一個池塘，近岸的菖蒲葉競現一片嫩綠，睡蓮的葉片也浮出水面。這個池塘周圍沒有櫻樹。

千重子和真一繞過岸邊，走進一條微暗的林蔭路。這條小路很短，散發着嫩葉的清香和濕土的味道。這裏有個池塘，比先前的池塘大，周圍開闊敞亮，岸邊的垂枝紅櫻映在水中的倒影讓人眼睛一亮。外國觀光客也在為櫻花拍照。

而在對岸的樹叢中，馬醉木也開着白花，一副溫良有節的模樣，令千重子想起了奈良。那裏還有不少松樹，雖不大，卻很好看。如果沒有櫻花，松的綠色應該是能引人注目的，不，即使是現在，那純淨的松綠和池水也反將垂枝櫻的紅花襯得越發鮮豔奪目。

真一走在前面，踩着池中的踏腳石去對岸，這被叫作「澤渡」。踏腳石是圓的，就像神社入口的烏居被切割下來的石塊。千重子有時還需把和服下襬稍稍撩起才行。

真一回頭說：

「我想背你過去。」

「那就試試，我會佩服你的。」

不用說，那是老太都可以走的踏腳石。

踏腳石的近旁也有睡蓮葉浮出水面。接近對岸時，踏腳石周圍水面還映着小松樹的倒影。

「這些踏腳石的排佈也採用了一種抽象的方式吧？」真一說。

「日本的庭院不都是抽象的嗎？就像醍醐寺⁷庭院裏的衫蘚，一旦被人們抽象、抽象地說個不停，反倒會招人厭煩的……」

「是呀，那裏的衫蘚確實抽象。醍醐寺的五重塔已經修繕完工，我們去看看落成式吧。」

「醍醐寺的塔也重建了嗎？就像新的金閣寺⁸那樣？」

「應該是煥然一新了吧，儘管塔沒燒掉……這次是拆了後照原樣重建的。這次落成式恰逢櫻花盛期，去的人好像很多。」

「要說櫻花，除了這裏的垂枝紅櫻，再沒有能讓我更想看的了。」

兩人走完了最後幾塊踏腳石。

對岸一帶松樹群立，他倆一會兒就到了橋殿。它的準確名字應叫「泰平閣」，其實就是一座令人想到「殿」模樣的「橋」。橋的兩側做成矮靠背長凳的樣式，可供人們在此坐下休息，隔着池塘眺望庭院景致，毋寧說這裏是一片帶池塘的庭院。

7 醍醐寺：位於京都市伏見區，真言宗醍醐派總寺院。

8 金閣寺：位於京都市北區，本名鹿苑寺，臨濟宗相國寺派的寺廟。一九五〇年曾焚毀，後重建。

人們坐在這裏吃着喝着，還有孩子在橋中央跑來跑去。

「真一，真一，這裏……」千重子先坐了下來，右手按在椅子上為真一佔位。

「我可以站着。」真一說，「也可以蹲在你腿旁。」

「那又何必呢。」千重子立刻站起身，讓真一坐下，「我去買餵鯉魚的餌料。」

千重子回來了，把麥麩往池裏一投，鯉魚群便游攏過來，有的還把身子探出水面，圈圈漣漪泛開，晃動着櫻、松的倒影。

千重子問真一要不要把餌料餵光，真一不出聲。千重子問：

「頭還疼嗎？」

「沒事。」

兩人在那裏坐了很久，真一無精打采地盯着水面。

「在想甚麼呢？」千重子主動問道。

「是呀，想甚麼呢？有時啥都不想也挺幸福吧。」

「在這種櫻花盛開的日子裏……」

「不，是在幸福的姑娘身旁……被這幸福感染了吧，像是感受着一種溫暖的青春。」

「我幸福……？」千重子又說，眼中突然蒙上一層憂鬱的陰影。她是低着頭的，所以這陰影又似池水在她眼中的倒映。她站了起來，「橋對面有我喜歡的櫻花。」

「從這裏也能看到的呀。」

那是一株最好看的垂枝紅櫻，也是一株人所周知的名樹，枝垂如柳，又鋪展得開，走在樹下，若有若無的微風將花撒在千重子的腳下、肩頭。

花也稀稀落落地散落在樹下，漂浮在池中水面，但大概也只有七八朵而已。

雖有竹籬支撐着垂枝，但有的花枝細梢還是幾乎拖到了水面上。

從這紅色八重花叢的間隙，可以看到池對面東岸的樹叢上方綠葉遍佈的山巒。

「那是東山的餘脈吧？」真一問。

「是大文字山。」千重子回答。

「哦，大文字山？看上去很高嘛。」

「大概是因為從花叢中看吧。」千重子這樣說時，也確實是站在花叢之中。

兩人捨不得離去。

這棵櫻樹周圍的地上鋪着白色的粗砂。白砂地的右側是神苑的出口，有一片好看的松樹，在這庭院中算是長得很高大了。

出了應天門，千重子說：

「想去清水看看呢。」

「清水寺？」真一的表情似是覺得那裏太平常了。

「想在清水看看京都城裏的暮色，看看落日時西山的上空。」千重子重複說道，真一也就點頭。

「嗯，去吧。」

「走路過去。」

那是一段挺吃力的上坡路，電車道也避開了這段路。兩人往南禪寺道繞行，穿過知恩院後面，經過圓山公園，沿着一條舊的小路來到清水寺前，正逢暮靄籠罩之際。

清水的舞台上，只剩三四個女學生在參觀，她們的面孔已看不清楚。

這正是千重子追求的時刻。裏面昏暗的正殿已經上燈。千重子沒在正殿的舞台停留，從阿彌陀殿前進了裏院。

裏院也有依懸崖而建的「舞台」，正如絲柏樹皮頂檐的輕巧，舞台也是小巧玲瓏。不過，舞台是朝西的，面向京都城裏和西山。

城裏已經上燈，天邊也還殘留着一點黃昏的微光。

千重子倚着舞台的勾欄眺望西邊，好似忘記了與自己一起的真一。真一走到她身旁。

「真一，我是棄兒呀。」千重子突然冒出一句。

「棄兒？」

「是的，棄兒。」

真一以為這「棄兒」是指某種心態，嘟囔道：

「棄兒？連你也覺得自己是棄兒？你若是棄兒，我這樣的人也就是棄兒了——精神上的……每個人也許都是棄兒，我們的誕生，不就是被神丟棄到這個世上來的嗎？」

真一盯着千重子的側臉。那側臉上若有若無地染着一絲暮色，讓人覺得她的情緒或許是一種春宵之愁吧？

「我們也許因此才被稱為神的孩子吧，被他拋棄，又被他拯救……」

真一的話好像並未進入千重子的耳朵，她俯視着燈火通明的京都城，並不回頭去看他。

真一抬手去觸千重子的肩，似要撫慰她那莫名的憂鬱，卻被千重子躲開身子。

「別碰棄兒！」

「我都說啦，人類都是神的棄兒……」真一略略加重了語氣。

「沒那麼玄乎，我哪是甚麼神的棄兒，明明就是被自己的親生父母丟棄的。」

「……」

「就被扔在店舖紅漆格子門前。」

「說啥呢？」

「真的。不過這種事情對你說了也沒用……」

「……」

「我呀，站在清水寺這裏望着大京都的暮色，心裏就在想着：我真的是在京都城裏出生的嗎？」

「你說些甚麼呢？腦子糊塗了吧……」

「這種事情，我幹嗎要瞎說呢？」

「你不是批發店裏千寵百愛的獨生女嗎？獨生女變成妄想狂了。」

「我的確是受着寵愛，如今也已不在乎曾是棄兒了，不過……」

「你有棄兒的證據嗎？」

「店舖前的紅漆格子門就是證據。那扇老門知道一切。」千重子的聲音越發清晰了，「大概是在我剛進初中的時候，媽媽把我叫去，說我不是她親生的，是他們偷了一個可愛的嬰兒後乘車溜之大吉。不過，關於偷孩子的具體地點，父母親無意中又口徑不一致，一個說在祇園¹⁰賞夜櫻時，一個說在鴨川的河灘上……他們也許是覺得，丟在店門口的棄兒太可憐了，於是編出這些話來……」

10 祇園：京都市東山區八坂神社門前的一帶。

「噢。你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嗎？」

「現在的父母疼愛着我，我已經不想去尋找了。親生父母或許已成仇野¹¹一帶的孤墳鬼影，連石碑也破舊了……」

春天柔和的暮色從西山過來，幾乎給京都的半邊天鋪上了一層朦朧的紅色。

真一難以相信千重子是個棄兒，而且是被偷來的。千重子家在批發店群集的老街，只要在附近打聽一下就能知道，但真一眼下並無打聽之意，讓他困惑且希望知道的是：千重子為何在這裏做這樣的告白？

可是，把真一帶來清水寺，難道就是為了做出這番告白？千重子的聲音變得越發澄澈，透着一股美麗的剛強，不像是對着真一在怨訴。

真一對自己的愛，千重子無疑是有所察覺的，她的告白難道是為了讓愛自己的人了解自己身世？真一並不這樣理解，毋寧說反倒讓他聽出了搶先將他的愛拒之門外的意思。即便「棄兒」之類的話是千重子所編造……

真一在平安神宮時再三強調千重子是幸福的，他希望千重子是在抗議他的這種說法，於

11 仇野：曾位於京都嵯峨小倉山山麓的火葬場，後建有念佛寺，存有八千座無主死者石佛。

是試探道：

「知道自己是棄兒後，你覺得孤寂嗎，悲哀嗎？」

「不，我一點也不孤寂，不悲哀。」

「……」

「我要求上大學時，父親說：作為一個要繼承家業的姑娘，上大學是多餘的，還不如好好學點買賣更重要。唯有在聽到這話的時候，我有點……」

「是前年嗎？」

「前年。」

「你對父母絕對服從嗎？」

「是的，絕對服從。」

「婚姻這樣的事情也如此？」

「是的，目前打算如此。」千重子毫不遲疑地答道。

「難道就沒有自我意識或自己的感情？」真一問。

「有呀，已經多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你要壓抑、抹殺這些？」

「不，不會抹殺。」

「盡說些謎一樣的話，」真一的聲音有點像是要笑，卻又有點顫抖。他將前胸探出勾欄，

想要窺視千重子的表情，「真想看看謎一樣的棄兒的臉。」

「天已經黑了吧？」千重子這才轉向真一，目光灼灼。

「可怕……」她把目光投向正殿的屋頂，那厚絲柏樹皮鋪就的屋頂帶着沉重、陰暗的量感逼近，讓她覺得恐懼。

尼庵與格子門

千重子的父親佐田太吉郎，三四天前就隱居嵯峨¹²深處的尼庵了。

說是尼庵，庵主已過六十五歲。這種小尼庵既然位居古都，總是有點來歷的，但它連大門也藏在竹林深處，難為人所見，寂然無聲，幾與觀光無緣。偶爾也在廂房舉辦茶會之類的，卻無知名的茶室。庵主常會出去教授花道。

佐田太吉郎在此租借了一間屋，如今自己好像也與這座尼庵相似了。

佐田的店是位於中京¹³的一家綢緞批發店。周圍的店家大多已是株式會社¹⁴，佐田的店也同樣採用了株式會社的形式，太吉郎自然就是社長，生意都交由掌櫃（如今改稱專務或常務）打理，只是仍然保留着許多舊時店家的規矩。

太吉郎自年輕時起就具名士氣質，且生性孤僻，全無為自己作品舉辦染織個展之類的野心。也許是覺得即使舉辦了，恐怕也會因為在當時過於新奇而難有銷路。

12 嵯峨：位於京都市右京區，隔着桂川與嵐山相望，有多座寺廟。

13 中京：京都市的中京區。

14 株式會社：相當於漢語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父太吉兵衛對他的所作所為聽之任之，不加干涉。而太吉郎也並不像店內的设计師或店外的畫家那樣，畫一些合乎時尚的圖案。在得知並非天才的太吉郎走投無路之際，憑藉毒品的魔力，為友禪染¹⁵畫一些古怪畫稿時，太吉兵衛立刻把他送進了醫院。

待太吉郎接班後，此類畫稿在市場上漸漸司空見慣，令他頗是煩惱。獨自躲進嵯峨尼庵，也是為了希望天降構圖靈感。

戰後，和服的圖案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昔日靠着麻酔品想出的古怪圖案，放到現在或許會被認為是新穎的抽象風格，但太吉郎畢竟五十過半了。

太吉郎也曾想過斷然回到復古路線。舊日的那些優秀作品一件件浮現眼前，古代衣料殘片和舊式衣裳的圖案、色彩全都進入腦海。當然，他也少不了漫步京都的名園、野山，為和服圖案做一些寫生。

中午時分，女兒千重子來了。

「爸爸，要吃森嘉¹⁶的燉豆腐嗎？我買來了。」

「啊，謝謝……森嘉的豆腐我喜歡，千重子過來更讓我喜歡。傍晚前就別走了，讓爸爸放鬆一下頭腦，想出個好圖樣來……」

15 友禪染：一種染色花紋的樣式及其技法，主要用於絲綢。

16 森嘉：位於京都嵯峨的料理店，以豆腐料理聞名。

紡織品批發店老闆本無必要畫草圖，甚至反倒會給生意添亂。

可是，太吉郎在店裏放了一張寫字桌，就在基督燈籠所在的中庭的客廳深處的窗邊，他有時在桌邊一坐就是半天。桌子後方有兩個陳舊的桐木衣櫃，裏面裝着一些中國和日本的古代織品殘片，櫃子旁邊的書箱裏盡是各國的織品圖錄。

後面厢房的倉庫二樓，有不少能樂¹⁷戲服和古代武家婦女的禮服之類，都原封不動地保存着，還有不少南洋各國的印花布之類。

這些東西，有的是太吉郎的上一代或上上代收集的，若遇古代織品展會來徵集展品時，太吉郎就會愛理不理地拒絕道：

「我要遵照先祖的遺願，東西概不出門。」

拒絕時，一副毫無商量餘地的模樣。

因為是京都的老房子，有人上廁所時，必須走過太吉郎寫字檯旁邊的窄廊。他一般只是皺起眉頭不做聲。但若店裏動靜稍大一些，他就會不悅地說：

「不能安靜點嗎？」

掌櫃兩手支席，說：

「大阪來客人了。」

「買與不買都隨他去，批發店多着呢。」

「這可是一位交往已久的老主顧，所以……」

「衣料是要用眼買的，要是用嘴買，不正因為他沒長眼嗎？懂買賣的人瞥一眼就知道，儘管咱們店便宜貨較多。」

「是。」

從寫字檯下方到坐墊下面，都被太吉郎鋪上了有些來歷的外國地毯。他的周圍還用南洋名貴的印花布圈成了帷幔，這是千重子的智慧，帷幔多少能減輕一些店頭傳來的聲響。千重子經常更換這帷幔，每次更換時，父親一面在心中體會着她的體貼，一面對她介紹這些帷幕的事，諸如來自爪哇還是波斯，屬於哪個時代，是哪種圖案等等，這些詳盡的解說，有的千重子並不能聽懂。

「用來做袋子可惜了，剪開做方巾又嫌大，要是做和服腰帶，可以做幾根呢？」千重子有一次打量着帷幔說。

「拿剪刀來。」太吉郎說。

父親用千重子拿來的剪刀，熟練地剪開做帷幔用的印花布。

「這個做你的腰帶挺好吧？」

千重子一驚，眼睛濕潤了。

「別，爸爸……」

「挺好，挺好。你繫上這印花腰帶，我或許又能想出構圖思路來呢。」
千重子就是繫着這條腰帶去嵯峨尼庵的。

女兒身上這條印花腰帶自然立刻進入太吉郎的視線，他卻不去多看。作為印花布的圖案，屬於大氣豪華、濃淡有致的一類，但是否適合做花季女孩的腰帶，父親還在思忖。

千重子把半月形飯盒放在父親身旁，說：

「現在吃嗎？我去做豆腐鍋，一會兒就好。」

「……」

千重子站起身時，就勢回頭去看門外的竹林。

「已是竹秋了。」父親說。「土牆也歪的歪、倒的倒，四處剝落，就像我一樣了。」
千重子聽慣了父親這種說法，也就不去安慰他，只在嘴裏重複着他說的「竹秋」¹⁸。
「來時路上的櫻花怎樣了？」父親輕聲問道。